



高等教育出版社

献给为梦想成真而打拼的当代大学生

献给千千万万送儿参军望子成龙的好母亲

军旅长篇
纪实文学

大学毕业 当兵去

金铁龙◎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CP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军旅长篇
纪实文学

大学毕业 当兵去



本作品中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毕业当兵去 / 金铁龙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438-8158-7

I. ①大…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9233号

大学毕业当兵去

作 者：金铁龙
责 任 编 辑：龙仕林 黎红霞 孟庆智
特 邀 编 辑：陈 展
编 辑 部 电 话：0731-82683328 82683361
装 帧 设 计：杨丁丁 罗志义

出 版 发 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亚光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3

字 数：2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438-8158-7

定 价：36.00元

营销电话：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别样的人生体验

——序《大学毕业当兵去》

龙仕林

—

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去当兵，那是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当时选择去当兵的那些大学生，骨子里是充满了爱国情操的，虽说也有着不同的入伍动机，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对国防绿的崇拜。那些“骄子”们进了军营，通过一番筋骨的磨砺，思想的洗礼，甚至生死的考验，大多数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实现了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成为我军新一代智勇双全的高素质人才。

《大学毕业当兵去》的作者，能把自己和战友们当初的选择和成长经历如实地写出来，对当下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的人生追求，是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的。书中主要人物之一王振根血洒疆场的英雄壮举，父母家人的通情达理，对我们现时代的人来说，更是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小说中这样写道：

“振根那些痛定思痛的亲人们，个个都表现了高度的觉悟，没有给部队出任何难题，就当是把一个含辛茹苦拉扯大、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献给了人民军队，献给了国家。”

王振根及其家人的崇高之举，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军人和他们的亲人无私奉献的缩影。小说表达的一些主题思想，其独特性与深刻性，是某些同类作品难以企及的。

二

看得出来，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饱含了对军营的爱、对战友的爱、对生活的爱，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年轻的爱。因此，书中许多情节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王振根与作者同乡、同学、同一时间参军入伍。在他与作者同时开往前线之后，是王振根的建议，让作者没有去危险性更大的工兵分队，而他自己选择去了工兵分队，最终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作者，把死的结果留给了自己。这种老乡情、同学情、战友情是何等的高尚和可敬。

作者在书的后记里说到，王振根牺牲后安葬在家乡望城，与作者的祖坟山连在一起，每逢清明节，作者去祭扫祖坟时都要去祭拜一次学友、战友王振根，都要与学友、战友王振根聊上一会儿。读到此，你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作者在边防某部高射机枪连任见习排长时，与七班、八班战友们在L山前线朝夕相处，几个月下来，大家情同手足。一次，七班长刘小武见作者猫耳洞里的一株兰草枯萎了，就趁一个大雾天偷偷去为当时任排长的作者采一株兰草，结果踩上地雷，被炸飞了一条腿。在今天看来，七班长的这种做法是不值得的，更严厉地说还是违反军事纪律的。但我们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在那样一种特殊的环境里，上下级之间和战友之间的那种生死与共、苦乐与共的关系，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豪情与气派。这种战友之情是感天动地的。

三

因为作者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对人生许多问题的思考比常人要深刻一些。因此，书中人生哲理性的语言比比皆是，读来让人感触颇深。比如作者对生命的一些理解，就是独具新意的。书中这样写道：“既不能贪生怕死，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我的生命不仅属于我，它还属于祖国，属于我的亲人。为了祖国，我需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为了亲人，我需要活着回去。只是祖国的利益始终高于一切，当

祖国需要我牺牲时，我绝不犹豫和苟且偷生。”又比如，作者对于“礼”的理解，更是常人想得到但不敢说出来的，作者却堂而皇之的写进了小说。书中这样写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是一张白纸，像亲情、爱情、友情等，似乎都需要一些什么来维护着，比如一席交谈，一次拜访，一声问候，一份礼品等。”“‘礼’这种东西，只要不让它变得庸俗化，变成一种交易，对于维系和改善人际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作者对人生、人情的这些见地，是独具匠心的，是经历了从大学的校园到军营，又从军营到战场才领悟到的。

四

作者在大学是学中文专业的，因此，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应写得更华丽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文气一些。但通篇读来，全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语言朴实、亲切是该小说的一大特点，更是一大亮点。小说充满了朴实的美感，显示了朴实的力量。比如作者写道：“我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要通过改变自己的命运来改变全家的命运。”又比如：“人的精力就像井里的水一样，越用越有；不用，闲着；就会干枯。”再比如：“战友啊战友，在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无论你们在祖国、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都希望你们好好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平平安安地活着。千万不要刻意去追求奢华与名利，因为我们与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经历过战火、经历过生死的战士！对于我们来说，活着就是幸运，就是快乐。”

这些语言，没有深奥的典故，没有优雅的辞藻，有的只是直白，有的只是倾诉，你能说它不美吗？

五

铁龙老弟常跟我开玩笑说，我们俩一个是“龙”头，一个是“龙”尾，是一对好兄弟。事实上，读过这部书稿后，我从内心深处，感谢铁龙老弟看得起我这位老兄，在人生大彻大悟上我真是比老弟痴长了十多岁，

惭愧啊。读过这部书稿后，让我亲临其境般地感悟到了别样的人生体会，让我这位与军营无缘的局外人，真真切切地享受了一次军旅生活，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一次血与火、生与死的心灵洗礼。

只因为这样，我对铁龙老弟的几句名言，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倾杯一饮，男儿本色。”这不仅是一种男人的本色，更是一种军人的本色、军人的霸气、军人的英雄气概。“男人要照顾好身边的女人。”这不仅是一种男人的天职，更是一种军人的天职、军人的情怀、军人的儿女情长。作者的这些豪言壮语，我们细细品味，它只可能来自于军人，来自于军营，来自于沙场，是常人想不出来、更是说不出来的。

作者在真实地记叙自己和战友们在军校、在战场的成长经历中，细细地道出了对军营、战场生活的认识和感悟，尤其是对从军报国思想境界的提升、战场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军人形象美的讴歌，无处不体现着、印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大熔炉”，能在这里面学习、锻炼、成长，是一生一世的光荣与骄傲。

我企盼《大学毕业当兵去》的出版发行，能激励和鼓舞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走向军营，走向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谱写一曲曲人生壮美的、新的青春之歌。

是为序。

（作者系湖南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分社社长、总编辑）

自序

无论多少年不见，或者今生今世不再相见，我们的心都是相通的，我们的歌声随时能够唱到一起，我们的步伐随时能够走到一起。

如果有一天，祖国需要我们重上战场、杀敌卫国，我们，依然毫不犹豫！

五人牺牲、五人重伤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八十四人团队的光荣。牺牲者已经涅槃了，伤残者一直在抗争，完好无损者没有停止过对内心的审视……

日夜向南行，边关去请缨。
丛林追敌寇，利剑斩顽丁。
握笔书生气，持枪战士情。
生死暂不论，为国为和平。

这是2010年7月8日，我在网易博客（<http://xunxiaodi.blog.163.com/>）上发表的一首诗，题为《保边纪略》。

像很多人都有过当兵情结一样，穿上军装当解放军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梦想。1983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我怀揣着大学毕业证书一头扎进了军营。

梦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实际情况有时候跟我们的想象相差甚远。原以为大学毕业到部队，能够比别人多一些竞争的优势，甚至不需要如何努力就能走上人生的坦途。可是，当我踌躇满志地进了军校之门后，才知道等着我的是筋骨的磨砺、亲情的割舍、心灵的震颤、生死的考验……

好在我不是独行者，我加入的是一个有着共同理想的团队，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英雄业绩的大军。

精神的紧张与军训的汗水，出征南疆的血与火——那短短的一年半时间，成了我整个人生的浓缩！二十多年之后，又浓缩成了这本薄薄的书。

自2009年开始，大学毕业生从军的人数，全国每年超过十万名。大学

生当兵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热点。当兵，理所当然地要守土护疆、保家卫国，要奉献、要牺牲。大学毕业去当兵，不单纯是一种职业的选择。一旦踏上从军之路，便意味着主动去接受一种特殊环境下的历练，主动去接受一种特殊的使命；意味着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安危拴到一起；意味着为了崇高的使命要把名利与生死看淡。

再艰难的路终究也要走过去。走过去，前面又是一个天。人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就那样一跃而过了。当年我们那批大学毕业去当兵的人，现在大多已身居要职，掌握着军权、财权或者人事的权力，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祖国是母亲，保卫她是儿女应尽的职责。

回首过去，我们的内心是平静而充实的，对祖国、对部队的热爱依旧，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的关心、关注依旧。

回首过去，我特别珍视的是通过从军而获得的那份厚重的战友之情。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拿起相册，翻看那一页页身着戎装的健影，总有满腔别样的情愫。战友之情今生今世都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深深地怀念那些远在天涯，甚至难知去向的战友。

虽然本书中某些主要的人物和地点用了化名、代名，但基本的故事情节与细节描写都是真实的。

不论是那些生机勃勃地走出校园、走上从军之路的年轻人；还是那些回首往事、内心装满崇高的老兵……不论你有没有当过兵，阅读此书，我想你都会激情满怀、胸宽似海！

引子 / 001

第一章 当兵从“头”开始 / 005

第二章 就冲着那一身绿军装 / 011

第三章 从戎之歌 / 023

第四章 美丽的地雷花 / 047

第五章 向前向前向前 / 057

第六章 阵地三宝 / 085

第七章 站在战斗者行列 / 097

第八章 黄花之恋 / 107

第九章 战场之礼 / 113

第十章 换防 / 119

第十一章 战友 战友 亲如兄弟 / 129

第十二章 生死系于一念 / 135

第十三章 洞中洞 / 145

第十四章 幸与不幸 / 153

第十五章 生死同归 / 161

第十六章 拾遗与结局 / 175

后记与致谢 / 189

引子

1985年元旦节后的一个傍晚，我在“失踪”了五个月之后突然回到家中。爸爸正坐在简易的土灶前，往灶膛里添柴加火；妈妈站在灶台边炒着小菜。

我边进屋边喊：“爸！妈！”

爸妈停了手中的活，眼睛在昏黄的白炽灯下泛着兴奋的神采，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回来了！”我大声地说着，把手中拎着的东西摆在饭桌上。

“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我一边说，一边打开旅行包往外拣：

首先是一大桶压缩饼干，然后是军用水果罐头，然后是一套崭新的棉衣棉裤……

最后，我从军上衣的口袋里掏出200元钱交给爸爸。

爸爸搓着双手接过钱，喃喃地说：

“这么多，这么多。”

我闻到了很熟悉的、浓浓的汗味，那是从爸身上那套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上透出来的。

“王振根回来了吗？”妈突然问我，“他爸爸昨晚还来我们家打听过。”

“振根牺牲了。”我本想先不说这件事，妈这样一问，我不得不出来说。

爸妈愣着。我简要地说了这几个月的去向：五个月前，我和振根所在的某军校大学毕业生队学员被派往前线参加保卫边疆的战斗，我因担心爸妈知道了实情会着急生病，所以谎说去了桂林。

妈说：“你个鬼崽子！妈早知道了，你们上前线的事王振根早写信告诉他家里了。就是冒让他妈妈晓得，他妈身体不好。”

我无言以答。

1983年8月，我和同乡同学王振根从师范学院毕业之后，一同报名参军，去了军校。我原以为，大学毕业能有机会去军校工作，这是多难得的机会，而且穿上军装既有面子，又能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部队里待遇高）。没想到，进了军校之后不是马上参加工作，而是让我们当了学员，接着又上了前线。

我后悔不该怂恿振根去部队，不然他不会牺牲啊。我想起几天前我突然得知振根牺牲的消息时的情景：

解放牌大卡车出了边境的山寨，在简易的土路上颠簸了大半天，这才进了县城，喘着粗气停在一棵高大的芭蕉树下。芭蕉树硕大的叶和浓浓的绿，展示着南国边陲特有的风情魅力，可这仅仅是四个多月以前，我从内地过来初见它时的一种感觉。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种感觉了。在梦中，它带给我的只有惊悸。

芭蕉树后面有栋两层的青砖楼，门口悬挂着县人民武装部的牌子。司机拉了手刹，说：

“到了，下车吧。”

我赶紧推开驾驶室的门跳下车去，刚立定站稳，就见两个穿着整齐的男军人径直向我走过来，其中一位急走几步到了我跟前，拿眼盯住我说：

“你是工程兵学校三中队的小金吧？我是校政治部的张干事。”

另一位紧跟上来，向我点头微笑。他个子比张干事稍矮，身体胖一点，肚子也凸出一些。

“这位首长是刚从机关下到你们一大队任职的陈政委。”张干事侧身介绍道。

我赶忙挺直了腰敬礼。虽然我刚从保卫边疆的战场上下来，经历了生死，身上还留着硝烟的味道，看人间百事已经换了一种眼光，但作为军人，见到了上级，我仍然是毕恭毕敬的。

陈政委握住我的手说：

“你们中队第一批到边防前线部队代职见习的学员，已陆续从阵地上下来，不日就要集中返校。让你先走一步，是要你跟我们一道护送一位烈

士的骨灰，回他的家乡安葬。”

“你们大学毕业生队第一批上前线的四十三名学员，有三人牺牲，三人身负重伤。这位烈士是三位牺牲的同志中的一个。”张干事缓缓地补充道。

我惊愕地看着他俩，急切地问：“牺牲？负伤？他们是谁？”

上前线后我一直在一线阵地上，除了那次见过王振根一面，对于分散在各部队的其他参战学员情况一无所知。

“三位牺牲的烈士当中，有一位名字叫王振根，是你的同乡，也是你大学的同学。”陈政委轻声地说。

我一时懵了，张着嘴巴却说不出话来。

王振根？他，他牺牲了？

那天，王振根在我所在的前沿阵地负伤后，一个多月以来，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他的左腿被芭蕉树下那颗恶毒的地雷炸断了，可是，他的生命应该能够保住呀。这些天里我总惦念着他的伤情，盼着下了阵地之后有机会去看他，不曾想到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他了。

张干事把他手里拎着的一只黑色皮箱交给我，说：

“好好拿着，里面有王振根烈士的骨灰盒。”

我的心颤抖着，手颤抖着，双膝发冷似要跪倒下去。

我把这只沉甸甸的黑皮箱捧过来。天哪，这就是自1984年11月9日下午，在1058号高地上那颗罪恶的地雷爆炸之后，我一直想念着、牵挂着的，我的战友、同乡、同学王振根吗？

我紧紧地抱着黑皮箱，如同拥抱了振根的整体，又如同在梦里坠入了深渊。

想着再也见不着振根了，一个和我一样大学毕业才一年多时间、一心投身军队和国防建设事业的年轻人，这么快就把青春热血洒在了保卫边疆的战场，我，怎么也止不住悲伤的泪水。

几乎没作什么停留，在张干事的吩咐下，我抱着装有王振根骨灰盒的黑皮箱，重新坐进了大卡车的驾驶室里，陈政委和张干事乘坐县武装部安排的吉普车。

吉普车和大卡车一前一后，在南国边陲的高原之路向北盘旋，这条

路，就是我们上前线去时走过的路。

我和振根一生一死地踏上了归途，喜与悲在我心头交集。生还的幸运和死去的遗憾，全载在这孤零零、空荡荡的一辆大卡车上……

第一章

当兵从“头”开始

●一种紧张的感觉让我全身的肌肉在收缩，这种感觉既不像学生见了老师，也不像儿子见了父亲，它似乎是面对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产生的畏惧，又像是面对某种神圣的东西腾升起了敬畏。

●男人的身体原来也有如此之美！

夏日的早晨，热浪就有点撩人了。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出了师范学院的校门，速度立马加快，转眼间便进了市区。进了市区，车速也不减半点。军车就是军车啊，它想要快的时候，哪管你市区不市区呢。

南方的道路一向是坡多，弯道也多，连这省城里也不例外。空空的、没有坐凳的后车厢里，尽管我使劲地想让自己站稳，身体还是被前后推搡着，上下左右地倒腾着。

学着车上其他几位同学的样子，我把前脚掌踮起来，双手向上举，身子拉直，死命地抓紧头顶上的弧形铁杆。

那些弧形铁杆像一个个倒扣的巨形“U”字，是用来撑挂车篷布的。后来我才发现，这车只要是加盖了篷布，哪怕在风雨天里奔走，车厢里也会与世隔绝，安全得如同家里一样。

双手抓得有点发麻，我单瘦的身子才勉强地保持着基本的平衡。

“没有坐凳，车厢板上不也可以坐吗？”我这样想着，不禁笑自己也笑同学们傻，于是试着松开双手，一屁股坐在了硬邦邦的车厢板上。自以为高明的这一招，没过两分钟就让我受不了了。光光的没有任何铺垫的车厢板反弹得厉害，弹力反作用在我的股骨上，疼不必说，身体的重心也无法把握住了。没法，我只好重新直起身子，回到原来的姿势。

同学们对我的“尝试”无动于衷，也许他们比我有经验！

风在耳边“呼呼”地响。路边高大的梧桐树叶子，不时地被车厢边角和头顶的铁杆掠下，翠绿的叶片儿飞到身上来，轻抚了我汗涔涔的头和胳膊，然后悄然飘落在大车厢的某一个角落。

大卡车由西向东出了市区，天地忽觉大了许多。远远地看去，小河的那一边，大片大片的稻田泛出金黄的色彩，与大学的校园比起来，完全是另外一个崭新的地界。我的心，顿时就像一只放飞的白鸽。

车从河桥上开过去，向右一个急拐弯，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双手失

控，身子差点闪倒。

王振根赶紧搀了我一把。我这位老乡同学个子高挑结实，天生一副兵坯子。

大卡车的驾驶室与后车厢，是相互隔断的两个世界，除非有人用拳头在驾驶室顶部使劲地擂，司机是听不到后车厢里的动静的。车速没有因为我的“差点闪倒”而减缓，相反，因为出了城而更快了。

我重新举起右手勾住头顶上的铁杆，左手牵住振根的衣角，以此来稳住身体重心。郊外的风景自然顾不上去欣赏了，此刻，最要紧的是站稳脚跟不致跌倒。振根只比我大半岁，可是从小他就把我当小弟看待，我自然也拿他当了依靠。

大卡车开到一个两边砌着高高围墙的大门口，车速这才减了下来。

眼前一亮，我看到大门的左右两侧各站着一个解放军战士，他们身穿草绿色军装，手持钢枪，挺拔的英姿，跟在小学课本、画报和电影里瞧见的一模一样！

哨兵打了一个漂亮的手势，我来不及细看，车子就驶进了大门，拐了几拐后“吱”的一声停在一排白色的平房前。

从驾驶室里跳出来一位年轻的瘦高个子军人——

在H师范学院篮球场上车的时候，我提着行李仰视着这辆山一样高大的军车，鼻子嗅着从车体上弥漫出来的汽油味道，就是眼前这位瘦高个子军人，他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冲着我直截了当地问道：

“你是中文系的吧？”

似乎，他断定了我正是他要的人。

说不清是因为他那身军装让我敬畏，还是因为他那张没有笑容的小方脸让人感觉紧张，我连忙答道：

“是的。”

“上车吧！”这位年轻的军人拿出册子来核对了我的姓名之后，抬手往后车厢一指说。

我这才发现后车厢里已经站了好几个人，好像都是本院的学生。

一个熟悉的身影朝我靠过来，他是王振根！王振根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四年前，我们一同考进了省城的这所师范学院。